

文藝理論學習小叢書

研究高爾基創作的幾個問題

第六輯之八

新文藝出版社

研究高爾基創作的幾個問題

留里科夫著 劉翰華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上 海

當我們談到高爾基的時候，在我們的意識中就出現了這位偉大的人民作家的形象。他出身於人民，深切地了解人民的生活，在自己的作品中體現了人民內心的衝動和渴望，他把自己的活動和爲了勞動人民的幸福而進行的偉大的全民的鬥爭中的主要的、指導的力量——共產黨結合在一起。他的作品——是一幅廣闊的、多方面的、充滿了各種色彩和活動的圖畫，在他的作品裏，人民羣衆被描繪爲判決歷史命運的強大的、具有決定性的發展力量。

共產黨指出：必須克服那些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羣衆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的觀點相違背的看法。黨曾經指出了在宣傳工作中，在政治、科學和文學中，在戲劇演出中，在電影中所犯的嚴重錯誤。直到最近爲止，人民的作用，共產黨的作用被表現得還不夠、表現得還軟弱無力，有時甚至是錯誤的。

藝術家高爾基善於用鮮明的、深刻的、可塑造的形象體現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他創造了有着巨大的生活內容的典型形象，在這種典型形象中，體現了革命時代和社會主義建設鬥爭時期的俄羅斯民族的性格。

在世世代蘇維埃人們的思想教育和美學教育中，在關於人民生活，關於人民的歷史作用的正確概念的教育事業中，高爾基的創作——是最偉大的財富和最偉大的力量。高爾基的作品全力以赴地反對公式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這些人爲了貧乏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公式，爲了對個人的崇拜而貶低了人民的作用，人民羣衆的作用。

但是，爲了要掌握這些財富，我們自己就必須丟掉對於高爾基創作的那種貧乏的、狹隘的、公式主義的概念。我們必須了解這些創作的全部深刻性和複雜性，必須把這些創作了解爲歷史地發展的，而不是一次產生以後就永遠停滯不前了。應該克服掉那些對於高爾基創作的簡單化的、庸俗化的見解。

無可爭辯，對於高爾基的全部生活和全部創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有着最巨大的意義。列寧和高爾基的友誼，他們爲人類解放事業而進行的共同的鬥爭——

都是人類歷史的最珍貴的事實。但是，能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高爾基原來只是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述或論文的原理呢？而在國立莫斯科大學所出版的『俄羅斯及蘇維埃文學史講話』中，竟在實質上把長篇小說『阿爾達莫諾夫家事』看作是『共產黨宣言』的說明。這樣的方法被A·伏爾科夫在他的『高爾基與文學運動』和『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文學概論』兩書中廣泛地利用了。

這位研究家指出了一連串的表面上的吻合、在發音上相似的語句，然後說：『列寧的思想對於高爾基的影響不僅僅是表現在直接的發言和文件上……』

這個『不僅僅是』^①是非常有意思的。對A·伏爾科夫來說，佔着首要地位的還是政論和論文中的公式的吻合，而不是藝術創作，但恰恰是在高爾基的藝術創作中，在他所創造的社會生活的圖畫中，首先顯露了他的創作中的思想性和革命性的全部力量和深度。

A·牟雅斯尼科夫的著作『M·高爾基』同樣地在過多地援引例證，在過多地注意高爾基和黨的領袖們在措辭上的吻合這些方面犯了錯誤。A·牟雅斯尼科夫詳細地轉述了許多作品，傳達了它們的內容。然而——奇怪的是：這些作品結果

就變得彼此非常相似。那些應當是最重要的東西，——被反映在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劇本中的人民生活的自發力，高爾基所創造的那些不能重複的、與衆不同的性格，感染力，理想和高度熱情的氣氛——這一切不知道怎麼會退到了次要的地位。

高爾基——這是全人類藝術發展中的新的步伐。如果我們請教某些研究家的著作，那麼，有時候似乎是，對他們說來，高爾基的美點和不可重複性是可能不存在的。對於某些人說來——這些人把藝術作品縮小爲某種即使是最正確的原理的例證，——天才的作品和灰色的短篇小說之間的差異是不存在的：只要有例子可以證實他們的公式就行了。他們從高爾基的全部創作中只留下了最普遍的公式，把不可重複的東西縮小爲衆所週知的東西，把獨具一格的東西縮小爲千篇一律的東西。如果我們想要論述偉大的人民藝術家高爾基和他的豐富創作，我們就應當堅

① 見伏爾科夫：『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文學概論』俄文版，第二一八頁。——作者

② 着重點是作者原有的，下同。——譯者

決地克服社會學知識的貧乏。

在高爾基創作的研究中，反映了我們思想工作上的這種毛病，例如書獃子氣和教條主義。列寧有一段關於書獃子的精彩的話：『這種人的腦袋就像是裝滿了引文的箱子，他把它們搬出來，如果一旦產生了書中所沒有敘述過的新的結合，他就束手無策，恰好不能從箱子裏拿出供他作結論的那種引文來。』

但是，要知道藝術並不承認慣常的結合，真正的藝術——永遠是一種發現，永遠是新生的，永遠是突發的。書獃子一點兒也用不着塑造藝術形象。因此，他把藝術現象縮小爲他所慣常和熟知的東西，縮小爲某種無精打彩的、空洞的、灰色的和枯燥無味的東西了。他不能做獨立自主的觀察，他害怕去做綜合的工作，不敢說出新鮮的話語。他的本領——就是對過去的毫無止境的重複。

在高爾基的創作中展開了一些過去最有天才的藝術家所不能展開的場面和真實現象。因此，必須談到偉大作家帶給世界藝術的那些新的東西，必須談到他如何地發展了古典文學的傳統。然而，在某些著作中，有着一種傾向：即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性質和古典作家的現實主義的性質的對比中推論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特

性。例如，A·伏爾科夫在自己的『高爾基與文學運動』一書中寫道：

『在托爾斯泰的概念裏，英雄的意向不是俄羅斯人民性格所特有的。他只在人民身上看到了多少年來所培植成的宗法制的軟弱性……托爾斯泰宣佈了如同社會行爲準則一般的對惡事的忍耐和不抵抗，甚至在問題不關涉到革命的鬥爭方式的情況下，高爾基對社會問題的尖銳提出也是和托爾斯泰背道而馳的。』

從托爾斯泰那裏，我們找到了不少反對陳腐的短篇戰爭小說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劇本中的虛假的英雄姿態的懷疑論的見解。毫無疑義，在托爾斯泰對俄羅斯人民的愛國主義的觀點上，同時反映了他對歷史過程的似是而非的見解，以及關於個人作用的宿命論的概念。然而，這是否意味着托爾斯泰自己的創作就是反英雄主義的呢？偉大的忠實於生活真相的藝術家，甚至當生活真相和他的主觀見解發生矛盾的時候，他還是迅速地反映了這種真相。只要回憶一下『戰爭與和平』的主人公以及他們的勇敢和忘我精神，就足夠了解托爾斯泰對待英雄主義和英雄的態度了。

被『愛國主義的潛在的熱力』溫暖着的、決不畏懼死亡的、沈着地勇敢地忍受

了一切考驗的俄羅斯人民——這就是托爾斯泰所創造出的純樸而又英勇的形象。

在發展自己創作中的英雄主義原則的時候，高爾基依據了托爾斯泰、契訶夫、柯羅連科和其他作家的創作中的優良的、先進的原則。應當正確地了解這些作家的作品是矛盾的、是反映他們的思想發展的歷史複雜性的。如果我們力圖揭露高爾基的歷史優越性，那麼，推想起來，不應當把他的創作中的強有力的方面和他的前輩們的軟弱的方面相比較，而是應當不規避他們的強有力的方面，和他們創作的整體相比較。可是，在某些著作中，爲了作爲論據的緣故……爲了高爾基的歷史優越性的緣故，高爾基的前輩們被扭向了最不利的方面。事實上，高爾基的形象的英雄主義能夠並且應當和托爾斯泰、柯羅連科的優秀形象的英雄主義相比擬，——革命時代的俄羅斯人民和英雄的新面貌是能夠經受得起這樣的考驗的。

在B·米哈伊洛夫斯基和E·達格爾的『M·高爾基的創作』一書中，高爾基對人民的、對人類的信心實際上是和悲觀主義相比較的，是和民主主義作家們的人民生活的場面和形象中的絕望情緒相比較的。但是要知道，從這些作家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那裏，我們都可以找到思想明晰的、有才幹的、渴望着光明的人物形象。

民主主義作家們都相信健康的精神基礎，都相信人民的力量和能力。

Б·米哈伊洛夫斯基片面地描述了高爾基的前輩，也把他們的不利的方面轉向我們，他只重視公式，用以代替對高爾基和他的前輩們的全部複雜性的觀察。他對偉大作家力求獲得輕而易舉的勝利，但是對高爾基來說，這種勝利是需要的嗎？

高爾基的偉大應當不依靠低估古典遺產而揭示出來。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即根據一切科學的精確性和深刻性來研究高爾基怎樣繼承俄羅斯和世界古典文學的偉大傳統，同時，又研究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者，作為反映巨大無比的、破天荒的生活內容的偉大革新者的高爾基怎樣創造新的東西，——只有同時從這兩方面着手，才能正確地了解高爾基創作的偉大。

這是一件要求勇敢性、獨立性、善於探求、善於鑑定被發現的東西，並重新去探求的工作，這是一件要求創造性和革新家的看法的工作。若不服公式主義、陳詞濫調、抽象思維，就連高爾基創作的研究中的一個問題也解決不了。

在最近的文學批評家的討論會中，討論了那些研究М·高爾基創作的著述，這個會議說明了關於這位偉大作家的創作的某些著述的理論水平是低下的，——它

們缺乏哲學的深度，缺乏提出並理解複雜問題的才能。屬於這些問題之列的首先是關於高爾基的創作方法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問題。

在辯論的過程中，公正地駁斥了A·塔拉辛科夫和其他幾位批評家的觀點，在這些人的觀點中，把高爾基創作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形成列入了革命以後的時代內，而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在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的創作中，只見到了新風格的企圖和萌芽的輪廓。這種觀點的錯誤是在什麼地方呢？其錯誤就在於：從這種觀點看來，社會矛盾的激烈的尖銳化，無產階級的鬥爭和階級會戰的擴大，布爾什維克黨的創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強大的思想體系的形成，這一切，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的建立，都是不充分的基礎。抽象的議論使我們離開了主要之點：在怎樣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

這個問題有着重大的原則性的意義，因為它的解決是與以下的重要問題相連的，即：創作與生活和社會鬥爭的關係，創作方法與世界觀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對於我們的國外朋友們也有着重大的意義。如果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只有在社會主義已經獲得勝利的國家內才會出現，那麼，顯然地，無論是在

法蘭西文學中，或是在意大利電影中，就都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了。此外，這一類的見解還可能不正確地引導國外進步文學的活動家，減低他們對自己的藝術的思想要求。

關於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問題也有着巨大的意義。在對待關於M·高爾基的浪漫主義的問題上，某些文學批評家所採取的輕視態度是完全不能解釋的。在C·卡斯托爾斯基的『高爾基論集』一書中，有一篇『M·高爾基的「母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的文章。這篇文章的標題本身就已責成作者應把『母親』作為風格的現象，作為一部用新的創作方法所創造出來的作品加以研討。在C·卡斯托爾斯基同志的著作中，有着很多有價值的觀察，作者運用了大批的實際材料。特別奇怪的是，在這篇差不多佔據了一百零十頁篇幅的大文章中，竟沒有提出關於浪漫主義的問題，沒有談及無產階級鬥爭和布爾什維克地下活動的浪漫主義理想，沒有談及勇敢、堅強、具有思想性的浪漫主義理想，而這些在高爾基的不朽作品中却都表現得非常明顯。

推測起來，C·卡斯托爾斯基的疏漏首先是由於許多研究家的惡劣方法所造

成的，他們在不充分注意概括和理論上的結論的條件下，以實際材料、作品的創作歷史、對原文的研究限制了自己的工作。當然，預先的研究工作是結論的基礎，但是却不能滯留在這原有的階段。無視於『母親』的浪漫主義傾向，研究家就使得高爾基的創作大爲減色，同時逃避了關於掌握各式各樣生活現象的無限的手段的問題，而這些手段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所固有的。須知『母親』是給關於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那種重大的、原則性的、可資借鏡的討論提供了良好的材料的。

在批評了關於高爾基的浪漫主義問題中的衆所週知的錯誤以後，某些研究家就決定採取『緘默的態度』。在批評了H·格路斯節夫的著作『高爾基及其時代』第二卷中所刊載的數章的嚴重缺點以後，在我們這裏就沒有再出現過任何一本關於這位偉大作家的傳記的著作。這暴露了我們是如何縮手縮腳地、猶豫不決地接觸新問題或那些在解決的時候可能會陷入某種錯誤的問題。

這還不只是對高爾基創作的研究所抱的態度。例如，在最近幾年以內，任何一個研究家也沒有面對着像陀斯妥也夫斯基這樣的俄羅斯大作家的創作。在國立兒童文學出版社所出版的論文集『俄羅斯文學古典作家』中，竟沒有一篇關於這位

作家的文章。蘇維埃輿論界曾公正地把B·吉爾波丁和A·陀里寧的關於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著作大大批評了一番，因為在這些著作中，把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創作加以理想化，並且減輕了他的觀點上的反動性。

但是，黨的刊物在指出了對蘇維埃研究家所犯的錯誤進行批評和對反動作者們包藏禍心的混亂思想進行揭發的必要性時，同時又指出：

『在不大事渲染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創作的條件下，在不減少它的優點的條件下，在不企圖以作家的高度藝術形式來為他的世界觀的反動本質辯解的條件下，可以歡迎每一部揭露這種混亂思想並有助於更好地了解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複雜而矛盾的創作的著述。』^①

在嚴厲批評了錯誤的著作以後，黨的刊物號召創造許多正確地闡明問題的並且是真正科學的、大膽的、深刻的新著述。

① 見「文化與生活」，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作者

對某種著作的批評，對某一部分情況的批評，僅僅是表示着這一部分的創作生活應當沸騰起來。可是，在我們這裏，有時候却是這樣的：某個人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他就默不作聲；人們指出了某個部分的缺點——這整個部分的活動就停止了。

這種對待批評的奇怪感覺使得關於高爾基的浪漫主義的問題變成爲未經研究的、未經探討的問題，雖然這個問題的研究對於整個蘇維埃文學都有着特殊意義。

我們的文學批評家有負於蘇維埃作家——他們很少地、很壞地去綜合高爾基的創作經驗和創作遺訓。但是作家們在這方面也是有罪過的。我們知道許多偉大藝術家曾寫過分析自己的前輩或同事們的創作的論文，——果戈理的關於普希金的論文，岡察洛夫的『無盡的痛苦』●，涅克拉索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自己的一些論文。我們不知道蘇維埃作家們有過巨大的、有所發揮的關於高爾基的創作遺產的論文。

高爾基的創作——是全體蘇維埃作家的偉大範例，在他們的反映生活真相的意圖中，是不可估價的助力。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美學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關於蘇維埃藝術的主人公的問題。高爾基強調指出，新世界的教師、活動家、建設者應該成爲新藝術的基本主人公。他說，從壓迫和暴力下解放出來的人們，成長得『高於並大於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的一切主人公』。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②強調指出了創造巨大的概括的形象和深刻而鮮明的性格的任務。

在我們的文學中，有着許多粗糙、平庸的現象，有着許多貧乏的、枯燥無味的形象，有着許多以簡單的公式來代替生活的豐富性和複雜性的作品。

有着這樣一些作家，他們準備把生活的複雜性縮小爲自己書中人物的病態的裂痕。

偉大的高爾基創造了大量非常深刻的、真正複雜的性格，並且表現出社會主義文學能夠創造多方面的、精神上豐富的、複雜的人物形象，同時尖銳地、徹底地反對

① 這是一篇評論葛里波葉多夫的著名喜劇『智慧的痛苦』的論文。——譯者

② 即高爾基。——譯者

